

皇朝經世文編

第一
卷
六
冊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一目錄

戶政六賦役三

墾田均田

限田論

方田法

論折田

塊冊序

新泰文田議

清丈論

台灣田糧利弊疏

屯糧歸縣徵疏

卷三十二

戶政七賦役四

浮糧變通議

蘇郡田賦議

蘇松浮糧疏

嚴察派徵檄

卷三十三

戶政八賦役五

論役法

均役議

敬籌直隸減差均徭疏

均徭辨

酌派河夫疏

顧炎武 州縣稅賦

黃中堅 授田論

張爾岐 丈冊末議

閻若璩 堂邑賦役論

梁鳳翔 鳳臺縣志論田賦

盧絃 長洲清田紀事一

儲方慶 請傳丈量以甦民困疏

尹泰 民田無庸給由帖檄

董衡國 園佔記

王應奎 浮糧變通議

蔣伊 賈似道公田論

韓世琦 上蕭巡撫請抵糧支穀議

賈漢復 革場稅疏

陸隴其 田役

章九儀 徭役議

屠之申 覆議減差均徭利弊疏

張杰 論差徭書

李及秀 沿河民困四事疏

顧炎武 地畝

陳之蘭 論清丈田畝

姚文然 靈壽志論

劉洪 孝威縣志田賦總論

李兆洛 江西新城田租說

蔡方炳 長洲清田紀事二

楊雍建 請成賦稅定額方冊疏

袁一相 屯糧序

姚文燮 與朱參議書

沈德潛 書揚州田賦後

林潞 浮糧坍荒二弊議

陶元渥 請查田糧影射疏

關興邦 書韓中丞請免省存餘耗疏

儲方慶 小役冊序

趙錫孝 徭役考

顏檢 均徭文

張杰 答方制府官軍之弊書

佟鳳彩 請造役船禁封民船疏

顧炎武

陸世儀

陸隴其

梁鳳翔

陳道

蔡方炳

張應麟

盧傳

彭維新

胡渭

慕天顏

關名

蔡方炳

張超

陶正靖

張杰

陳兆崙

張朝璘

粵省大務議

登人采珠說

卷三十四 戶政九屯墾

田功論

屯田議

饑民墾荒議

安流民以弭盜疏

條陳廣西墾荒事宜疏

推廣開荒疏

請核實開墾地畝疏

論南田山開墾狀

卷三十五 戶政十八旗生計

根本四計疏

八旗開墾邊地疏

復原產舊新墾疏

漢軍生計疏

擬時務策

唐化鵬 伐石志

呂星垣

顧炎武 屯田考 贛州府志

盧鉉 商屯議

儲方慶 墾荒興屯疏

徐旭齡 開墾荒地疏

李紱 請傳墾荒疏

胡蛟齡 請廣開墾疏

曹一士 請開廣信封禁山並玉山鉛礦疏

朱桂

胡天游 民夫志

屯田議

張宸

劉餘謨 請輕科勸墾疏

鄂彌達 粵東開墾事宜疏

魏裔介 勘報開墾虛實疏

楊應琚 請開墾沿海沙坦疏

陳宏謀 請仍封禁銅塘山疏

和其衷 全地利重根本疏

舒赫德 八旗屯種疏

赫泰 請發八旗駐防各省疏

孫嘉淦 八旗公產疏

沈起元 上奉天府尹論逃人書

王鳴雷

沈珩

儲方慶

楊永斌

阿克敦

雅爾圖

孫士毅

胡寶琛

陳之遴

梁詩正

孫嘉淦

英和

王益朋

滿洲兵民生計疏

范咸 八旗屯種疏

張若淮 口外駐兵疏

孫嘉淦 會籌旗人疏通勸懲四條疏

郝浴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一

戶政賦役三

墾田均田 日知錄

善化賀長齡稿庚輯

顧炎武

後魏雖起朔漢據有中原然其墾田均田之制有足為後世法者景穆太子監國令曰周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餘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馬獸任墾以女事貢布帛任衛以山事貢其材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乃令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畧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游戲者於是墾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詔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覽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蓄既積黎元永安爰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強者并兼山澤貧弱者望絕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或爭畝畔以亡軀或因饑饉以棄業而欲天下六十百姓豐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勸課農桑與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民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男夫人給田二十畝課時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時榆桑限三年種畢不畢奪其不畢之地於是口分世業之制唐時猶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創百世之規其亦運之掌上也已宋林勳作本政之書而陳同父以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豈非知言之士哉

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即為己業永不起科是時方孝孺有因其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詔令占籍景泰六年戶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隸并順天府無額田地甲方開荒耕種乙即告其不納稅糧若不起科爭競之塗終難杜塞今後但告爭者宜依本部所奏減輕起科則每畝料米三升三合每種一石料草二束不惟永絕爭競之端抑且少助倉廩之積從之戶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聽然自古無永不起科之地國初但以招徠墾民立法之過反以啓後日之爭端而彼此告訐投獻王府勦職及西天佛子見寶錄無怪乎經界之不正賦役之不均也

州縣稅賦 日知錄

顧炎武

王士性廣志繹曰天下賦稅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遠而徵科乃至懸絕者當是國初草草未定重一之制而其後相沿不敢議耳如真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無論所轄即其廣輪之數真定已當蘇之五而蘇州糧二百三萬八千石

真定止一十萬六千石然猶南北異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間之繁富一州十六縣登州之貧窶一州七縣相去殆若甚極而河間糧止六萬一千登州乃二十三萬六千然猶直隸山東異也若在同省漢中二州十四縣之殷庶視臨洮二州三縣之衝疲易知也而漢中糧止三萬臨洮乃四萬四千然猶各道異也若在同道順慶不大於保寧其轄二州八縣均也而順慶糧七萬五千保寧上二萬然猶兩郡異也若在一邑則同一西南充也而負郭十里田以步計賦以田起二十里外則田以鉅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約計不鉅矣官賦無定數私價亦無定估何其懸絕也惟是太平日久累世相傳民皆安之以為固然不自覺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則壤成賦豈有大小輕重不同若此之甚哉且以所轄州縣言之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開封平陽各三十四濟南三十成都三十一而松江鎮江太平止三縣漢陽興化止二縣其直隸之州則如徐州澤州之四縣郴州之五縣嘉定之六縣潼川之七縣儼然一府也而其少者或至無縣可轄且明初之制多因元舊平陽一路共領九州殆據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始以澤潞遼沁四州直隸山西行省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別為一郡屢次建言皆為戶部所格歸德一州向屬開封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為府天下初定日不暇給沿元之非遂至二百年崔鉉言今之郡大者十里屬邑數十宜令大都不過四百里邑百里然則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統轄度幅員以界郡縣則上田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不可以慮始之難而廢萬年之利者矣

明祖實錄洪武八年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闊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為便未許至天啟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主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判兼理刑事下戶部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按漢河東郡二十四縣後漢二十城魏正始八年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此所謂欲製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雒之於關內陳許之於大梁德棣之於濟南頽毫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既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昔仲長統昌言謂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後漢酷吏傳亦言漢制宰守曠遠戶口殷大而後漢馮援傳既平交趾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庭縣也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華陽國志邑郡太守但望字伯門太山人見風俗通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十東西五千屬縣十四土界遐遠令尉不能窮詰姦姦時有賊發督郵追索十日乃到賊已遠逃蹤跡絕滅其有犯罪逮捕證驗文書詰訊從春至冬不能究訖繩憲未加或遇德令是以賊盜公行姦究不絕太守行農桑不到四縣刺史行部不到十縣欲請分為二郡其後遂為三巴水經注山陰縣漢會稽郡治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稽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此皆遠縣之害已見於前事者也北齊書

赫連子悅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子悅答言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遙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魏屬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民便不覺損幹子悅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循於私而計良之便者吾未見其人矣自古郡縣之制惟唐為得其中今攷地理志屬縣之數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廣州十三鎮州桂州各十一其他雖大無過十縣者此其大小相維多寡相均安之效不可見於前事乎後代之王猶可取而鏡也但其中一二縣之郡亦有可并憲宗元和元年割屬東川六州制曰分疆設都蓋資其理形束壤制亦在稍均將懲難以銷萌在立防而不紊故賈生之議以楚益梁宋氏之規劃荆為郢酌於前事宜有變通此雖一時之言亦經邦制郡之長策也

地畝日知錄

顧炎武

古先王之治地也無棄地而亦不盡地田間之涂九軌有餘道矣遺山澤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餘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難壞年計不足而世計有餘後之人以急迫之心為之商榷決裂阡陌而中原之疆理浸淪宋政和以後國湖占江而東南之水利亦塞宋史劉韜傳鑑湖為民侵耕官田收其租歲二萬斛政和間湖以為田衍至六倍文獻通考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而不知湖外之田於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較其所得反不及於前日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則必自此二言始矣

古帝王之於權量其於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於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禮記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角正權概是也洪武初命三曰一故關石和鈞大禹以之興夏謹權量審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鄉異而色不同至有以五斗為一斗者一閔之市兩斗並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為畝者有以三百六十步為畝者有以七百二十步為畝者大名府志有以一百一十步為畝者其步弓有以五尺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為步此之謂工不信度者也夫法不一則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權量而正經界其先務矣後漢書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簡嚴畝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下獄死而隋書趙嬰為冀州刺史為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令頒之天下以為常法僅亦可行於今日者乎以近郭為上地遠之為中地下地蓋自金元之末城邑邱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冊田也後艱者遠郭遠郭繼代之新科也故重輕殊也

廣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為畝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由國初有奉旨開墾永不起科者有因墾下陂薄

而無糧者今一概量出作數是以元額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畝數增多取駭於上而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元額之數自是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徵派則用小畝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以小地一畝八分折一畝遞增之至八畝以上折一畝既因其地之高下而為之差等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元額以敷一縣之糧科而賦役由之以出此後人一時之權宜爾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懷慶地獨小糧獨重開封三十四州縣而杞地獨小糧獨重蓋由元末不甚殘破故獨重於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給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詳解縉大庾西封事言土田之高下不均齊而稅反重是則而中原之地彌望荆榛亦無從按畝而圖之也唐陸贄有言創制之始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洪武之時即已如此而中丞之地彌望荆榛亦無從按畝而圖之也唐陸贄有言創制之始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致弊之端古今一轍而并地不均賦稅不平固三百年於此矣故東昌府志言二州十五縣步尺參差大小畝規畫不一人得以意長短廣狹其間而大名府志謂田賦必均而後可久除沙茅之地別籍外請檄諸州縣長吏畫一而度之以鈔准尺以尺准步以步准畝以畝准賦倣江南魚鱗冊式而編次之舊所籍不齊之額悉罷去而括其見存者均攤於諸州縣之間一切糧稅馬草驛傳均徭里甲之類率例視之以差數百里之間風土人烟同條共貫矣則知均丈之議前人已嘗著之而今可通於天下者也

宋史言宋時田制不立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偽未嘗考按王洙傳洙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詒孫琳子步開方法下頒州縣以均其稅又言宣和中李彥置局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指為天荒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訴者輒加威刑公田既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諸他州宣者是則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獨金元之季矣

限田論

黃中堅

聖王之治天下也所以使之各得其所而無所偏陂不平之患者非能設為一切之法以整齊之也亦因乎時勢之所宜而善用其補救而已矣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其不能有智而無愚有強而無弱者勢也智者強者常有餘愚者弱者常不足亦其勢然也夫既已不能無有餘不足之分則智者不必其欺愚而愚者自為智所役強者不必其凌弱而弱者自不得不折而入於彊此雖聖人復起豈能使之均平若一哉故但使人之智者強者皆兢兢不敢自恣而愚者亦安為之愚弱者亦安為之弱而天下固可以長治苟鯁鯁焉存抑彼伸此之見而欲以古人之成法治今日之民則其勢必有所不行昔者井田廢而阡陌開固亦窮變通久之勢所必至也而兼井之風遂日以盛於是董仲舒師丹諸儒建限田之議而卒不果行至元魏口分世業之法則其法較密而亦行之有效說者以為得井田遺意而惜其後無踵而行之者嗚呼孰是說也幾何而不為安石之周禮

耶吾觀三代盛時以九職任萬民自邱陵園廛漆林而外犬率盡歸於井田每夫受田百畝餘夫又別受田二十五畝宜其民之皆有以自養然其時即有若聞民之轉移執事待人而食者且夫鰥寡孤獨廢疾之倫窮於天游惰不率教之屬窮於己至不可勝紀也是貧富之不齊固自古而已然矣况積漸以至今日而安得不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也哉凡事處積重難返之勢而一旦欲力矯其弊未有不至於擾民者彼口分世業之法吾謂獨元魏之世可行之耳蓋北方本土廣人稀而魏又承十六國從橫之後人民死亡畧盡其新附之衆土田皆非其所固有而戶口復可得而數是以其法可行要之田無盈縮而人有衆寡則更一再傳而其法亦不能無弊也若夫大江以南則更有不可行者非特奪富民之田以予貧民而以為不可也夫憫民之貧無立錫也而欲奪富民之田以予之則必人有以予之而後可也而今之大縣戶不下數萬苟欲計口而授田則田少而不足以給其不可一也今之承事於官者率富民也徵發之令不及於小民彼小民竭終歲之力不過能耕十畝蓋有見徒隸則心惕息者矣設與以數畝之田而責以賦役之事彼將為賦役所困而並不得安其耕其不可二也量地斟酌損益雖得良有司竭力奉行而亦非期月所可辦其間奪者已奪受者未受國家之財賦力役將責之何人其不可三也至於既行之後又當鉤考其受田還田吏胥上下其手弊孔必且百出其不可四也且緩急人所時有今既官為之限則賣債之際必多室閭而難通其弊也勢必富者有多田之實而無其名貧者有受田之名而無其實而民之困乃愈甚其不可五也故欲以多限之如綏和之名田無過三十頃則雖稍可裁抑豪右而實無補於小民也欲以少限之如太和之人受露田四十畝桑田二十畝則富者必見怨而貧者不必見德不適足以擾民哉故夫以限田為良法而欲行之者皆不審於時勢之說也吾謂後之君子留心田制亦務時其消長正其版籍禁其侵欺而且輕徭薄賦以與民休息使富民皆得推恩於貧民而貧民亦羣知自好而恥犯法則物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何必附會井田始為仁政哉

授田論

陳之蘭

法有可變不可變不於變之日知之變有可復不可復不於復之日知之文質異尚子丑殊建尸夏立而殷坐禮廢而令純此可變者也汙尊杯飲易以金罍兕觥茅茨土階易以刻楸丹楹此變而不可復者也天下有古今常行之法不必古今常行然當其制之早自樹於不可變後世而變矣不可變而變則可變而亦可復昔者先王之馭天下也探其源而治之制為授田法以闢萬化之門建一事而三物備焉田均而苦樂之塗不偏故天下育也法立而僥倖之路不開故天下定也民安而性情之節不亂故天下治也智愚賢不肖不可得而齊而三物者備遂人懷敦樸俗臻醇美害可委也仁有所不忍利可專也義有

所不為。蓋不待四術崇八刑糾而早已陰養其恩愛廉恥忠信禮讓於畎畝間矣。後世治民不揣其本願欲勤督責驅而之善教令揭於日月刑罰威於雷霆網益密而俗益敗壞。譬則張弓挾矢以馴鳥獸不足為治反滋其亂。論者顧歸其獄於人心以為江河日下雖堯舜重生不能砥橫流則已誤夫木性直遂得雨露之潤日新月盛至於蔽日干雲而不屈然而懸崖之下必無直木夫豈生而盡不材有迫之者也。飢寒者民之懸崖也千金之子賞之不竊非其性獨異人治生有餘也治生無賴而禮義繩之故上求而下不應也心甚欲之而不得取手足有所急也自授田法廢而民無常生之業天即豐年能豐之於田之所在不能豐之於田之所在不在君即薄征能薄之於歛之所及不能薄之於歛之所不及民既已汲汲皇皇謀生之計百出矣苟可以救一朝之死何所不忍故思愛薄而乖離起苟可以延一日之生何所不為故廉恥輕而慳貪生苟可以智取何所不諱故忠信漓而詐偽出苟可以力獲何所不爭故禮讓衰而攘奪起由是言之立授田之法非止教民為善也而善焉往廢授田之法非止教民為不善也而不善焉往。故曰古今常行之法不可變也不可變而變則可變而亦可復論者猥以聖人創法以利一時時移而不得反其故漢唐以來代有令辟卒不能復法與人而亡矣殊不知萬物無始聖人無創王在石中人過而不知良工剖焉天下見玉矣不可謂未剖之前無玉也法在道中人眊而不察聖人制焉天下見法矣不可謂未制之前無法也天不亡法亦不亡待人而行耳論者猥以人眾則田不給奪富人之田恐其生亂嗟乎火鼠不可與語熱冰蠶不可與語寒今人不可與復古皆梏於身之所處而不能盡物理夫亂離久則戰爭酷而人寡太平久則生息深而人眾固常反覆相尋非必古獨凋殘而今獨蕃盛且人寡則生者亦寡而土曠人眾則生者亦眾而土闢雖有饑歲未聞救粟告絕盡填溝壑天下之田自足以供天下之人準於人以酌分田之數而不必百畝安在具不給也哉今之世富者一而貧者存此百人者盡悅也助人為亂以去己之所利愚者不為豪強即挾異志固已有將而無兵矣且即富人又何嘗不悅善長疇美宅所以遺後人然往往祖父繡闥雕甍肥馬輕狐餘粟波鄰里而子孫或茅舍敝棊每食不飽猶仰給於他人甚者及身而墜若燎毛然富不可恃以長保受田於君奕葉世有之茲法之行乃人心所不言而同欲因民之欲以施惠用力少而成功速安在其不可復也天下之患莫大於未或為之而豫斷其不可未或為之而豫斷其不可則雖斷斷可為者亦將有所不為且夫未或為之而又何以知其不可也世疑孔子之道累世莫殫相魯三月而大治使當時不相魯孔子千載受其誣子產為鄭一年而民怨之三年而民頌之假令數月而罷子產為酷吏矣物必以用效其實事必以試考其歸輪轅具而勿御雖以馭驥駕輕車猶將自止人立於車上攬轡執策不必王良造父可以致遠事變何常操縱在人人不勝法則驅天下之人而聽命於法法不勝人則挽

天下之法而受命於人誠使一代開創之初得寡欲知人之君鑒後世之所以亂思前世之所以治一體君民勵精復古行之以誠布之以公度其地之可耕者一夫授田若干畝而不必并各宜據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田無經界民復以百里之地付之一人其功成而民不擾者遂使若之則豪傑皆樂為之用可以不授一人數年間復見先王之制則教化易行禮樂可興盡人物之性以輔相天地時此具也而其要在於朝廷得人朝廷不得人則撓之者眾而計不定計定而任事者或藉以便其私利未興弊先起曠日持久徒以擾民而迄無成效故曰必知人之君也故養生不必五穀舍五穀養生別無長理治民不必授田舍授田治民別無善策

論清丈田畝

陸世儀

清丈田畝極為地方美事然往往反為大害不特無法即有法矣而奉行猶有四難一則縣官無才一則里胥作弊一則豪強橫肆一則小民奸欺人人可以上下其手故為人工者雖極精明安能分身徧察所以自古迄今一聞清丈則小民如畏兵火誠難之也然其要只在縣官得人晦庵行之於漳泉剛峯行之於興國未聞其擾民也而安石一為方田則天下皆震動奉行不得其人也又豈惟安石方田即瓊山丈量一事是時剛峯退休在瓊事事與地方官斟酌而行事皆剛峯為條例而上司催督無法里胥人人作弊民怨特甚況其他乎甚矣丈量之害之難居官者不可不知也

丈田橫斜伸縮之間最多弊海剛峯令民以灰畫地而數其眼方六尺為一眼一眼為一步二十四步為一分二百四十步為一畝謂之廢算使人皆曉是亦妙法然不如用棕網為尤妙棕網者以棕繩結網每六尺為一眼過地之尖斜畸零難算處則以此鋪之更捷於用灰蓋灰算便於民棕網便於官二法俱不可不知

清丈田畝莫如行方田方田即張子厚經界法安石知其麤而不知其精知其畧而不知其詳無怪乎紛紛擾民也苟得其法則縣官不必履畝而勘而吏民自不能欺吏民即欲朋比為奸而其勢自不能混其法每千步為大方方立大標竿百步為小方方立小標竿大標竿以石為之如今之華表小標竿以木為之如今之旗竿下立兩石足夾而立之大標竿常立而不仆小標竿或立或仆皆不妨以下有石足可驗也立之法先須正南北以針盤準之如立一標竿於南則自此以至極北地方皆依針路豎立直如引繩不許一毫參差有參差則罪其司吏東西亦如之如遇山險及江河水道不可立標竿者則竟不必立蓋此處雖不立而有左右前後之標竿可以相準故不立亦無礙張子厚所謂經界則不避山河之險也標竿既立則標竿四至之中其田地自有定數如大標竿之中千步為一方在今法當田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在古法當田萬畝小標

皇朝經世文編

卷三王戶政

方田法 丈冊末議

四

竿之中百步為一方。在今法當田四十一畝一十六步。在古法當田百畝。不用量。實已有定額。其間使有山林川澤。不毛磽确。四凸不平之處。則令本方業戶。里老自行公同量算。畫為方帳。更不許出一方之外。每小方為一小圖。大方為一大圖。圖各以名號列之一縣一郡。又為一總圖。自此以至天下。皆可攢集。湊泊。總為一大圖。不惟田畝里數。可以無差。而地形之方圓曲直。亦可分毫。不爽。此古今以來至妙之法也。如吏胥作弊。乃從來通病。獨此法不畏吏胥。蓋吏胥之所以作弊者。以打量田地時。田各有業主。主有貧有富。有強有弱。吏胥俱有利害。存焉。故難以嚴刑禁之。而不能必其無弊。今則吏胥惟令豎立標準。標竿無分。藏我民。無所用其頭。吏胥何所行其弊。又打量之後。吏胥有弊。官府覆勘。無從指責。必用打量。其法繁難。又勘數。官府多不加竿之準。與不準。一望瞭然。凡有目者。皆能辨至如每方中田畝細數。則不用吏胥打量。即於本方之中。擇年老公正者。為方長。而令各田業戶。自請善量。算者各算本田步口。各書四至。如魚鱗冊法。畫圖貼戶。攢出步畝總數。獻於官府。其有不合。或相欺隱。者官府為直之。蓋量田不用吏胥。則吏胥無所容其奸。各任業主。則業主各有四至。不肯受其欺隱。其有通同作弊者。官府不難覆勘。此法最簡最明。即中才之縣官。不難從事。而古今以來。從未有知此法者。無怪乎一聞丈量。則舉天下皆為驚擾也。

方田法 葛盒間話

張雨岐

方田法始於宋神宗景祐時。其後屢行屢罷。至徽宗大觀五年。復行方田官。吏妄增田稅。至并不食之。山而方之。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為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為七十畝者。虔州之瑞金是也。有稅租一十三錢。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稅租二十七錢。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虔州之會昌是也。民大擾懼。乃遂罷之。其時又以中官楊戩主後苑作。始立公田。以樂尺打量民田。取其贏者入官。別立租課。有宋仁厚之澤。盡矣。方田法用竹繩方量。每面千步立封訖。乃令民於方內。認所種田。竹繩不能引之。使長稍屈。稍邪。便虧原數。豪強者各自取盈。則貧弱者不得自有其地矣。且有一段分割三四方內者。奇零表曲。打算為難。一聽猾胥之分派。此瑞金之所以有地而無地。會昌之所以無稅而有稅也。順治己亥。東省行方田法。親見其弊。故知之頗悉。孟子言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周以百步為畝。每里三百六十步。方之當得一千二百九十六畝。自九百畝而外。尚餘三百九十六畝。以為溝塗遂路之地。則地之不稅者多矣。此商鞅之所以銳意剷除也。

丈冊末議

姚文崇

丈量之冊有二。曰魚鱗冊。曰簡明總括冊。魚鱗冊者。以戶從田。細列印段畝步。簡明總括冊者。以田歸戶。詳書清丈總數。此丈量造冊之大概也。今簡明總括冊。已經備造。申解矣。至於魚鱗冊之造解。藩司則最竊有未議焉。蓋東南地勢險狹。與西

北地勢平行廣濶者不同東南狹隘峭峻山岡之田多平坂之田少平田畝雖多而邱數少山田畝雖少而邱數多此一定之勢也故造魚鱗冊之煩難較之西北為甚即以桐邑計之計折實一畝田大者或一二邱或三四邱小者或八九坵至十餘坵酌中約算每折實一畝為田五六坵不等而桐邑田畝三十九萬有奇計坵近二百萬魚鱗冊式一葉寫田八坵計冊一本用紙近二十餘萬計冊一葉紙刷印筆墨僱募抄寫磨費約費銀一分有奇約造冊一本民間所費已二千餘兩而彙解藩司紙割浩繁卷帙重大途次水陸解扛之費又復不貲一色如此則一府之費可知矣通省之費更可知矣然此猶為一無差訛而言也若有萬一差訛必致駁改文移往復動以月計勢必遷延更非旦夕所可清結也且申解魚鱗冊於藩司者不過以為便於稽查及為遣官抽丈張本而已自愚觀之則徒為具文無裨實用何也魚鱗冊中之坵段細數雖解藩司而田之坐落何地仍遠隔在各府縣即有情弊必須抽丈方明紙上何從查核至於抽丈之時勢必按臨各縣即取各縣貯庫清丈魚鱗冊按圖履畝方便查勘萬無將申解藩司之魚鱗冊登載轉發各府州縣以憑抽丈之理似此則魚鱗冊解司既無益於稽查又無關於抽丈倘得免其造解藩司但須嚴檄各縣將現在丈量交縣魚鱗清冊一本用印存縣貯庫以備不時抽丈則坵段之細數存縣田畝之總數申上存縣者積步分明抽丈一目了然申上者真截簡要民間可省勞費即以桐邑一縣計之已省二千餘金則一府之省可知矣通省之省更可知矣愚又竊查科疏止云清丈共熟好地若干頃言共則不過清丈總數而已部覆止云請嚴飭各撫嚴查田地之荒熟備造清冊夫言造荒熟清冊則非造魚鱗清冊可知是今所現造簡明總括冊正與部科原疏相符再查安撫院牌行藩司內載江西撫院回咨云止造總括冊達部言總則不及數數言括則不及細數是江西總括冊可以達部則江南亦可援例矣似此則簡明總括冊上有部科原疏可攷近有江西成例可攷其魚鱗冊當存縣庫以備抽丈免行解司以省煩費公私兩便萬姓沾恩矣謹議

靈壽志論 共二則

陸隴其

地丁之額不過一時所定自當視民力為上下故禹貢賦法有上上錯者有下上上錯者有下中三錯者未嘗以一定之額責之民也以一定之額責之民此孟子所謂盡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者也豈經久可行之道哉余考各州縣折徵糧之法輕重懸殊求其所以然之故蓋因萬曆九年丈量是時江陵當國政尚嚴切有司不敢缺額故各以其原額之糧派於所丈之地地寬者糧輕地窄者糧重如元氏縣上地每三畝六分七釐四毫折徵糧地一畝至下地則每十一畝折徵糧地一畝以靈壽較之不啻倍蓰則拘於額之故也又考明會典戶口之數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有奇人口六千

五十四萬五千八百有奇宏治四年天下戶九百一十一萬三千四百有奇人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有奇以宏治全盛之世而其戶口反減於洪武豈非當時軫恤民隱舉疲瘵殘疾鰥寡孤獨盡去之所以額賦驟減如此至萬歷六年天下戶口又復與洪武相等由此言之不缺額者莫如萬歷之世也而言明祚之衰必始萬歷缺額多者莫如宏治之世也而言明祚之盛者必首宏治左氏傳稱尹鐸損晉陽戶數而趙氏世賴之其宏治之謂缺損額之孰孰與增額甚矣額之當因時隨地而不可必取盈也國初定鼎懲明之覆轍荒糧逃丁不惜豁免民力稍甦矣然覺獨之未得上聞者獨不乏也自承平以來有司謹守原額如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鳩形鵠面之人呼天搶地無所告斥甚則人已亡而不肯刪除子初生而責其當差溝中之瘠猶是冊上之下黃口之兒已入追乎之籍苟無缺額而已違恤其他嗚呼額之屬民一至是哉司牧者誠三思於禹貢之錯法尹鐸之保障願為宏治之盛而勿學萬歷之弊視其時與地而上下焉吾民其庶幾乎

右論

學者多言井田然觀周禮載師之土田賈田皆不用井法而左氏傳載楚為掩定土田自度山林至并衍沃有九等之殊是一國之地有井有不井也祝鮀言魯衛晉之始封有疆以周索疆以戎索之異是天下之國有井有不井也孟子所謂野九一國中什一者恐亦就滕之地勢言之耳余觀靈壽地形高下不齊肥瘠各殊其在三代以前亦所謂疆以戎索者耶隨其土宜定其經界斯善言井地者哉至若徵斂之法近代大率多本唐之租庸調及兩稅元史言元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兩稅也今州縣分地丁為二即租庸調法或合地丁為一而總派於地即兩稅法二法各有利弊去弊就利亦存乎其人焉

賦右論稅

論折田潛邱劇記

閻若璩

按寶應縣志載邑人上田議曰竊見直隸各布政司起科則例有大地小地上中下地之殊有一二等至六七等三四則至數十則之別不但各司不同即一司之中各府各州各縣亦多互異蓋地形有高下平陂土性有沙鹵肥瘠古人則壤成賦固不疆之使同也但賦役全書內將各則田地註明折數者固多而遺漏未註者亦復不少某江南揚州人即以揚屬論江都之田一萬七千餘頃額徵銀五萬餘兩全書幸註明折數矣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額徵銀四萬一千餘兩泰州田九千餘頃額徵銀四萬四千餘兩非泰州之田僅高郵三分之一非泰州之賦重於高郵三倍也蓋泰州大地而高郵小地也又如興化田二萬四千餘頃額徵銀二萬八千餘兩寶應田二千餘頃額徵銀二萬餘兩非寶應之田僅興化十分之一非寶應之賦重於興化十倍也蓋寶應大地而興化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為一畝大地則數畝折一畝一畝為一畝則賦輕數畝折一畝則賦重而全書

之內皆未經註明也。竊謂錢糧款項，故名曰簡明新書，愚讀至此而不覺有感於吾邑近事也。山陽原額制田一萬零八百四十，不可不簡而田畝大小尤不可不明。故名曰簡明新書，愚讀至此而不覺有感於吾邑近事也。山陽原額制田一萬零八百四十，二項八十一畝五分三釐六毫六絲一忽。今折時田四萬六千頃，刊諸易知由單者，班班可考。崇禎及順治間，皆然祇緣賦役

全書偶遺，今折時田四萬六千頃九字，而河隄使者以為山陽田有隱漏也。丈量議起，將奪民田四之三以入官，勢甚洶民，執兩易知由單以爭弗省也。賴奉 嚴綸方行停止，予因上考魏襄王時史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鄰，獨二百畝是田惡

即此折數也。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鄭司農註：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地又薄故家三百畝。如此則民授田有多寡，而所獲則無不齊，此亦即折數也。然則折田之制，由來尚矣。後居洞庭山中，討論直隸真定廣平諸志，而後益曉然于今制折田之

故蓋緣明初新羅兵燹，地悉拋荒，太祖有儘著開墾，永不起科之令，由是太平日久，田日加闢，每多無糧，而有糧者考其不均也，請行清丈，又并誇下鱗薄磽瘠，本無糧者一概丈出，故原額制田者，明初洪武之定數，不容增損，名曰大地是也。今折時田者，屢次丈量之寬數，浮於故額，名曰小地是也。當時良有司恐畝數增多，取駁于上，而貽害于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原額

之數，此後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徵派，則用小地以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有小地一畝八分，以上折一畝者，有二畝以上折一畝者，有三畝以上折一畝者，有七畝以上折一畝者，有八畝以上折一畝者，折畝之少者，其地猶中中，而折畝

之多者，其地殊低薄，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原額，以攤一縣之原糧，而賦役由之以出，故各縣地之有折算，雖有多寡，而賦之今派，則無移易，宜無不均也。山陽田之折也，亦若是而已矣。說者謂起天啟間，孫令肇興，通行均丈，以四畝折一畝，私為

惠於邑民，不知孫北人也，亦舉向來北方之例而行之，議其概折無差等則可，議其隱田損上而益下，豈可哉？且清丈較他處最晚，而民食均徭之惠亦最淺，豈忍復有所更變哉？或曰：如是則山陽之賦最輕乎？又以為不然，嘗經過保定府新城縣，其土

田甲天下，古所謂膏腴地，至今禾稼樹藝最勝，而田賦最輕，合計夏稅秋糧及草，每畝征銀五釐五毫足矣。以山陽視之，值米價賤，尚一倍有餘，安在其為最輕也？且山陽產之腴者，水旱咸登，不足十分中之一，他若有糧而田荒，或永沉水底者，不可勝數。今不于此等議蠲議減，而偏思所以奪其產，是以不仁之甚者也。嗚呼！果報之說，雖儒者不道，然林機議緩蜀賑禍至滅門，馬默奏除投海，天賜兒女，王安石議復內刑，父子冥誦，王僕射請貸飢夫，神報相位，布在傳記，歷歷不誣。漢武帝之橫征危而不至亡，祇在田賦不加，明懷宗之勤樸，卒無補于危亡，則在屢加田賦，此誠古今治亂之大關也。具以淮揚兩府折田之數告

徐司寇健庵，令纂入一統志中，公曰：是吾心也，因記之。

堂邑賦役論

劉淇

明萬曆三十五年以前賦役之科凡四曰夏稅曰秋糧曰馬草曰徭役徭役者丁也夏稅秋糧者楊炎之兩稅也馬草又其額外改折者也唐租庸調即古者粟米力役布縷三征以明賦考之足知兩稅但兼租調而已力役猶自為一科也至萬歷中始行條鞭法三徵遂併為一但額外諸立名色盡編正賦一時便之沿之至今然條鞭既屬正供一過度外事不得不額外羨取條鞭未行不過取之額外而已至是則額外之中又額外也此明季以來已著之弊也自條鞭行而催科分數之法立麥出地未二寸而民已受笞於庭衙楊相望矣二月賣絲五月賣穀殆近此也善平淄川高司寇珩之言曰明初定隔征現征之法季世猶踵行之隔征者今年徵去歲之糧如夏稅秋糧馬草之類現征者如徭役驛站兵餉之類場園既登先後辦賦長吏從容而課繭終直從枕席上署上考馬法至善也今夏稅秋糧緩征之期屢屢齊算且日討萬歷年間則例而講求之卒未嘗有議及隔征現征之舊政為可循也又按縣原額大糧外復又額外荒地諸項初不知其所自來者舊志載嘉靖元年知縣耿錫踏勘闕邑白地凡八千九百八十五頃七畝有奇萬曆九年知縣高東光清查除官提古邇是在白地八千六百三十七頃十畝有奇則是正額大糧地外更無他地昭然也至明末正額地多荒蕪因有荒田納租之額歷來知縣每逼催糧戶頭報完之日即賞給荒田二三畝責令開墾三年納租或勒令捏報開荒二三畝其間有地遠人情者率有納租之名無受地之實愈積愈多由是戶戶皆有有租無地之民然後知額外增田實此之故當時賞給荒地多是正額原熟之地既經豁免雖已開墾不入正賦但收其租入充巡按公費而已巡按裁後改充巡撫公費既而巡撫急公奏歸大部定以額外二字為其納租少輕與大糧有異不在舊額存留起解之內也然正額八千六百餘頃地太平既久勢必盡數開報以足國賦則此荒田二百二十餘頃復著落何所乎且此項尤可憫者當大荒大兵之年各地俱准報荒唯此不准以為荒地無更報荒之例也不思熟田尚且逃亡豈荒田獨無棲蕪乎是宜急為清查其無地捏報者准行除豁外如有寔在開墾者盡歸正額下田之中每畝納銀一分五釐斯窮民無包糧之苦而賦得其平矣又各縣田地分上中下三四等大抵下地多於上地也堂邑雖分上下兩等而下僅一十三頃有零舊傳下地三千餘頃然則今所謂上地者其實有下地二分之一不止也其何以堪更可異者各縣每畝二分有零米六合有零獨堂邑每畝納銀三分有零米一升九勺有零其獨重之故殊不可曉豈堂邑地獨腴乎又舊志有代編各州縣驛站銀一千六百四十兩五錢康熙七年撥回本縣改為地丁起解考代編起於嘉靖末年因各州縣驛遞煩擾紛紛告病當事者遂通融損補設為代編之法代編者代別州縣而加編明其非正額也此不過一時權宜計也其後遂為定一不易

之規漸增漸煩遂至一千六百餘兩且從來協濟他縣止有撥補之例撥補者因他縣錢糧不足支用將此縣之有餘挪移也縣以補其缺是仍在正額之中也代編則除本縣起解存留舊數之外而代為他縣加派矣夫加派於各州縣驛站不足之本處猶且不忍而況於無辜之鄰乎此大不可解者也然代編既已歸併丁地則豁除益難矣堂邑正賦獨浮於他縣者代編當亦在其中然不過三之一耳又舊志載萬曆三十六年初行條鞭時每畝猶用二分一釐有零起科此與他縣無異厥後增加之故遂莫詳其始訖當是天崇以後百費俱興故日倍一日且又喪亂動輒失於記載耳前張侯茂節每及此項輒義形於色嘗已定議為一邑請命而吾邑人因循惰窳不能仰承德意永除病累予冀後人遭得為之權與時而為之故書此以發其觀感焉

孝感縣志田賦總論

梁鳳翔

田賦國典載之舊采詳之茲復何所志志丈量也志丈量何覈壤均貢關乎國計民依不敢不登諸政府之藉昭臣職也三代而上壤均而賦平三壤九賦禹貢周官億萬斯年可也阡陌開交易起交易起簿書繁簿書繁則政由羣吏以衆多之胥掌廣劇之士戶碎冊更奸姦弊窟而欲供之民者奕棋無渝誌之籍者百世不舛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亦必不可得之數也漢水壤列四等賦分三則此經式之無容增損者迨其後亦屢變矣邑境北抵申羅其地多崇岡峻嶺磴谷低昂不啻山國稍罹旱魃即成焦土南接川漢為潁河夢澤及三里城山河之匯地形卑汙雨漲即付波臣又澤國也高鹵不毛荒裔榛穢沿濱水泛崩圻沙洲田既子虛稅將烏有是壤賦之一困於地勢民壤有田地山塘潘壤有潞淤莊楚所有安陸千戶衛有武昌籽粒軍有黃陂帶徵河課湖課有注泉代辦界分疇錯莫辨魯魚溝互血連任指鹿馬是壤賦之一清於影射兵燹疊經黃赤散佚結者溢稅而售弱者減畝而收舞文者那甲換乙兼併者使李代桃鉤弊相沿楚枯日甚是壤賦之一壞於刑法三變所積重者益重輕者愈輕鄭白之渠四十五頃莫或問焉而窮民終歲輸將樵蘇無託通賦者計竄徒催科者迫考成哀鴻可念也維正且若之何不甯惟是孝邑賦額上田每畝載糧一升三合而濠俗交易有言石田斗米之例也則每畝幾二升矣無疇者病有疇者亦病數十年後孝邑之國計民依尚可問哉余丙寅歲式臨此邦經徵國稅目擊民艱慙有憂之會邑人公籲丈量披閱呈詞怵然心動即為申請臺司布期舉行維時眾議沸騰有多方撓阻者鳳翔曰凡民憚於謀初豪強惡其害已築舍矣可哉吾不遷矣又有以覆車奔馬折策敗輪之說鳳翔曰苟利於民死生以之成敗利鈍非所知也荷上憲不以鳳翔恐無後者為罷駕可其請因為取毛冊遊公正較弓尺考算技正疆界焚舊冊有陋規之禁有蠲發之冊有圭撮之記謀及紳士誓於神

明軍騎裏糧履畝勘丈沐霜露廢寢餐不敢告勞戊辰夏雨水畢方議歸戶適裁兵噪聞余將鱗冊潛匿胥樓得不爇及一天兵蕩除後繼理前事復為察鄉土之高下較田地之腴瘠酌塘堰之多寡廣狹計畝歸戶則壞科糧又慮僻野愚氓弗能周知更為印發知單遍給田戶蓋已家喻而戶曉之矣是役也肇舉於丙寅之冬東作西穫時即為傳文恐妨農也三載始觀厥成小民分稅有準正供有式照單投櫃糧吏無所使其巧豪石不能肆其侵其便在民直開微不事追呼不煩敲扑爭先輸將其便有在官國計民依咸有賴也因思前志張公論曰孝邑有糧無田之弊無頭無緒非奉清查之令而丈量之不可蓋身有志而未逮者也朱子知漳州謂經界半年可了以半年之勞革數百年之弊向後亦須五十年未壞應令作樓以貯簿籍然則鳳翔清丈之舉實以補紫琅張公未竟之志且冀遵守於五十年以當朱子漳州之樓也若夫補偏救弊踵事清釐是所望於後之官斯土者

塊冊序

梁鳳翔

余丈量之舉冊有三一曰魚鱗冊一曰歸戶冊而此其塊冊也清丈初恐紊亂飛越致滋匿漏先正經界挨次遞丈隨置簿卷註之民更別其民沖塆別其坵方圖別其圖弓尺別其數闔邑田地山塘萬餘頃按冊披閱較若列眉如鱗次之班班不紊故曰魚鱗冊繼而則填科糧撮田從戶會合一冊開載業主花戶田地若干正米若干闔邑秋糧數萬石歸之烟民數萬家如眾壑支流之歸海也故曰歸戶冊二冊告竣印發知單家喻戶曉固已賦無虛縣人無賠累矣第歸戶之後田有交易人有遷移恐相沿日久戶冊既有紛更鱗冊必致弁髦若水永定規式為善後之策安知不有猾胥豪右如曩時之飛詭併兼而為無辜者耶查孝邑五鄉二十三里一百七十八會以里統會大者五六會為一里小者十數會為一里以一會為一塊造冊各二本臚編花戶的名田糧確數總散分會務期相符存縣一本每里選德行人一為耆約給一本使收掌之俾編民周知自某年始定立章程如樹之根抵不可動搖後有交易者但繳知單更換姓名田坐處所不許挪移總使此會之田不得跳入彼會此塊之米不得飛入彼塊以人從田不以田從人即有豪強憑何兼占即有姦究從何欺隱每年終將受授開收之戶另造更名析戶冊各二本收掌如前例俾內外畫一歷年不替雖百世以後溯流窮源可按籍而考也節歲開徵各歲發單一張給里約使里約傳催會甲會甲傳催烟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不煩差比人樂輸將此周禮均土之法同井之意故曰塊冊所以維鱗冊戶冊之變而善始善終者也比類以推一會一塊也一里一塊也一鄉一塊也一縣亦一塊也擴而極之天下一大塊也則以此塊環田之法塊天下之田亦可